都市小说

拾玖

柳玎、香茗和柳玥是三种类型不同女人。柳玎是个女公务员,正派,果断,却缺乏女人的风情;香茗风情万种,又因有一个过于现实的丈夫而怅然若失;柳玥是丈夫忠实的奴仆,却遭到了残忍的轻视和抛弃。几个家庭,无数个生活中的细节编织成了一幅活生生的普通人生活画卷。

李木玲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香茗没有回家

陈全还没喝完父亲的喜酒就忙着赶航班去海南了。夜深人静,柳玎难以入眠,给陈全打电话。铃儿只响了一下,陈全就接了。柳玎细声细气地问:小弟弟,是在等我的电话吗?没想到,陈全把电话撂了。

柳玎生气,又打。陈全接了。柳玎气坏了,质问:你到底在等谁的电话?!

陈全也生气,质问:你是不是打错电话啦?!

柳玎被陈全气笑了,只是咯咯咯地笑,不知再说什么好。陈全说话了:玎子,我离开家没几天,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?你这是跟谁学的啊?不是正经人的样子!

柳玎厉声说:陈全,我告诉你,请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贼喊捉贼的无聊游戏!我给你打电话,是因为你临走时说你闷得慌,我不过是想给你解解闷而已,谁想到拍马屁拍错了地方!你放心,我再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了!

柳玎气得摔了电话。趴在枕头上呜呜哭。座机响了,柳玎不理会。座机又响,柳玎还是不理会。紧接着,手机响了,柳玎斜眼看了一下来电,是赵大庆。柳玎查看了一下座机,刚才的两个来电也是赵大庆的。

这么晚了,赵大庆能有什么事情?柳玎接了电话,赵大庆先是说了一串对不起,之后又问了几句柳玎购房的打算,最后才问香茗是不是来过……

柳玎懵住了,她不知怎样回答才合情合理。但是,她从来都是一个不愿意说谎的人,她决定还是实话实说了。

柳玎的回答完全在赵大庆意料之中,他哦了一声,不再多问。柳玎倒忐忑起来了,柳玎问大庆:香茗怎么了?大庆犹豫着说:没怎么。柳玎不信,又问。大庆说:玎子,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嘛……这几天,我妹妹带着孩子来了,她肯定是不乐意了……

柳玎不好发表看法,只能保持中立,柳玎说:你和香茗应该互相理解才对,香茗工作挺忙,压力大,你更应该多理解她。

大庆说:香茗今晚没回来,手机也转移到了秘书台,我有些担心。

柳玎急了,又想不出好的办法,只好安慰大庆说:不会有事的,她的手机一定是没电了。

大庆像是自言自语:她能去哪儿呢?

大庆的电话刚撂下,座机又响了,是一个陌生的号码,柳玎端详了半天,还是接了。是香茗。与惊慌失措的柳玎相反,香茗很镇静,尽管周围的音乐声很嘈杂。香茗说:赵大庆给你打电话了吧?我知道,你不是会撒谎的人,吓一跳吧?我在酒吧,听一个朋友唱歌。

柳玎说:那你赶紧给赵大庆回个电话啊!

香茗说:着什么急啊,他天天那么晚回来,也没天天给我打电话请假啊。

柳玎蔫了,香茗说得不是没有道理。香茗接着说:我呀,不是怕他担心,是怕你担心,你放心吧,我没事的。

柳玎一阵感动:香茗,你和谁在一起?用不用我陪你啊?

香茗笑了:哈哈哈,你陪我?我不需要人陪我说话啊。

柳玎突然意识到,香茗已经喝醉了。迷惑不解的柳玎刚刚睡着,忽然想起应该给赵大庆打个电话。果然,香茗根本没给大庆打电话。

柳玎问:大庆,你放心吧,香茗没事,她的手机没电了,一个人在酒吧听歌呢。

大庆说:在哪家酒吧?我去接她?

柳玎说:香茗也没说是哪家酒吧,我想,她一定是想放松一下,你别去接她了,没事的。

大庆叹了口气,说了一句:小资产阶级情调。柳玎,我越来越觉得你好,返璞归真,清淡如水,你是最经得起品味的那种女人……

柳玎没法接话,只能像她在职场中的某些场合那样,含糊地一笑,了事。

纪实文学

贰拾叁

建国初期,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、饶漱石阴谋分裂党,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惊心动魄。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对这场斗争作出了准确的评价。本书以此为指导,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,全景式地再现了高饶联盟从形成到覆灭的整个过程。

张聿温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

火力越发密集了

薄一波在检讨过程中,会场上气氛严肃、凝重。薄一波注意到,高岗的表情有点异样。高岗虽然也在认真听,并且不时在纸上记上几笔,但却流露出一种烦躁、不满和幸灾乐祸的神情。

薄一波来不及多想,只是迅速编织、调整着自己的发言思路。他针对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意见,该解释的解释,该说明的说明,该反驳的反驳,该检讨的检讨。

“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,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误的责任。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,许多问题——暴露出来就采取措施加以纠正,直至停止执行。当然,也应当看到,新税制确实曾起到过保税、增税的作用。”

说到这里,他触到了一些明显反对的目光,甚至隐隐约约地听到了“嘘”声。他意识到自己这段话可能说得不大中听,起码不合时宜,有对抗批评之嫌,于是接下去赶紧补充说:

“我这么说可不是给新税制评功摆好,而是想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,客观公正地认识新税制的错误。我在一开始就说过,新税制确实有不少问题,不少错误。修正税制,由于单纯从财政观点,从保税出发,没有从总政策出发加以考虑,主观轻率从事,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的错误。毛主席、党中央批评得很对,这次会议上同志们也批评得很对,我诚恳地表示接受,并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加以改正。”

薄一波结束他的检讨的时候,脑门上不自觉地已经渗出了汗珠。周恩来带头鼓掌,然而却几乎无人响应。主席台上的掌声由于靠近麦克风,格外的响亮,然而由于零乱孤单,也就格外的刺耳。

“看来大家对一波的检讨不满意啊!”周恩来苦笑着说,“但不论是谁,肯检讨就是好的嘛,检讨就是进步嘛,即使是微小的进步,也是值得欢迎的嘛。”

“来,给点掌声。”高岗插话说,并带头使劲拍了几下巴掌。会场上不情愿地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。高岗咧开厚厚的嘴唇笑了,奚落和藐视,争先恐后地爬上了他的嘴角。

薄一波察觉到了,顿生不满。周恩来也察觉到了,心中一动。7月13日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。薄一波做了第一次检讨之后,会议的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。

既然与会者本来就对新税制不满,对财政部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有意见,加上毛泽东指示要“反对庸俗态度”,“展开桌面上的斗争”,薄一波也就无可逃避地成为“桌面上斗争”的集中目标了。

高岗和饶漱石看到时机已到,四处鼓动大家向薄一波“放炮”、“开火”。

从7月14日到7月25日,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8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。人们发言的口气越来越严,上纲越来越高,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。

周恩来有些忧虑了。高岗和饶漱石却忍不住暗暗高兴。有几次,薄一波忍无可忍,真想站起来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,至少加以说明辩解。但他转念一想,还是忍一忍吧,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如果站起来说明和反驳,势必让高岗下不来台。两个中央局书记在会上公开顶牛,造成僵局,于党内团结不利,于会议也不利。且让他高岗先说下去,他越这么干,越暴露他自己。他会弄巧成拙的。

想到这里,薄一波心里平静了许多。薄一波估计不足的是,高岗、饶漱石的发言极富鼓动性。他们本来就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,这下经他们带头上纲上线,人们对财政部,尤其是对他薄一波的批评的火力,就越发密集了。

健康指南

拾捌

这本火遍网络、由资深医生写就的养生护生秘籍,能让你全面地了解医界现状。其中精彩的内容有:我们怎样跟医院打交道;什么样的药品最适合你;医学是怎么回事;如何认识我们的人体;我们为什么会生病,疾病是怎么回事;我们如何保健才最科学;医生是怎样的人,我们怎样和他们交往……

原是流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米粒的奇妙之旅

我把米粒咽下去,但它到肚子(胃肠)之前,得经过咽部和食管。这个食管像软的水管把口和胃肠连了起来,当然它最大的作用是通过蠕动(挤香肠一般)把食物送到胃里。

食管有多长呢?20cm左右,反正大约是口到肚子最上端的距离。当然食管绝对不只是个过道走廊,食管和胃的交界处成锐角状,那里有个贲门的结构,对于食物而言,贲门就是鬼门关,就是奈何桥。人体吃进食物时,贲门就打开,等食物进到胃里后,贲门就会收缩,把口子关起来,食物就再也出不去了。即便我们吃饱饭去跑步(或干脆倒立),食物也不会再从口中返倒出来,这就是贲门的功劳。

不过,当胃里的东西太多了或是胃强烈收缩导致压力过大,食物或空气还是会返流上来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得太饱会打嗝(气体从胃里返流上来);如果是我们吃了脏东西,或吃进来的食物超过胃肠道的消化能力,胃肠道觉得不大对劲,认为这些食物有毒或对人体有危害,胃就会强烈收缩,贲门也会配合着把门打开,将食物重新吐出来。别小看这一呕吐,它可是人体的一项重要防卫措施。

我们知道,怀孕的妇女早期呕吐很厉害,尽管当母亲辛苦得很,但这是人类为了保证繁育健康的下一代的必经之“路”。怀孕了,妈妈的胃肠道变得非常挑剔,只要它认为对婴儿生长有坏影响的食物,就会想办法把它们吐出来。

而如果这个贲门功能出问题了,门老是关不牢,不仅吃下去的食物老返上来,胃酸也常常会返出胃来(返酸),那食道就要受难了。你想胃酸可是强酸呀,食道哪受得了,被腐蚀了,于是病人老觉得烧心,胸骨后疼痛,吃饭也痛,这很可能就是胃食管返流病。

如果这个食管长东西了,最可能就是食管癌了,癌肿常常会把食管堵住,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?身体吃不下去东西,因为本来挺宽敞的一个管道,但里边长东西了,堵成一条缝了,前一阵子还能吃得下干饭,现在只能慢慢地喝些稀饭了,等到食道里的癌肿把食管全堵死了,就连水也喝不下去了,医学上管这叫“进行性吞咽困难”。

好,小米粒顺利地通过我的食管(进了鬼门关了),它的下一站就是胃了。胃这个家伙对我们很重要,它也老犯毛病,可能谁的一生也难保它不给你闹个别扭。我们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消化摄入的东西,但进食的时间很短暂,吃的食物都暂时存在胃里,有待慢慢消化,所以胃是消化道中一个最庞大的部位,它的另一大作用是通过蠕动和碾磨挤压,把食物绞碎成糊糊状,然后一小点一小点地送到肠里去。

人人都有一个强劲的胃

说到胃,就不能不提这个强大的武器——胃酸。它可是强酸,再强的细菌,在胃酸中也大多得死翘翘,但也有少数细菌能存活下来,进入肠道,这些幸存者大多与我们人体和平共处,但也有一些喜欢惹是生非的,导致我们身体出现故障(如我们常见的细菌性肠炎)。

当然还有更厉害的,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旋杆菌。现在医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:慢性胃炎的最主要病因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。

好了,问题来了,既然胃酸这么厉害,它可以把我们吃入的食物(包括肉类、软骨等)腐蚀掉,有人就会问,胃壁和肠道也是肉呀,它为什么不会自己腐蚀自己呢?而我们又如何保证这些胃酸只会待在我们的消化道里,而不会掉到别处腐蚀其他部位呢?这个可说到点子上了,胃炎就是这么发生的——自我腐蚀!

历史故事

贰拾叁

中国历史上有个谜团:为何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获得成功,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大都失败了?以至于有人说:国人可以向暴力屈从,却拙于制度创新。真的是这样吗?本书选取的故事,悬念迭起,内涵深远,影响至今。这些故事,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改革,在当前“历史热”中独树一帜,令人耳目一新。

马立诚 浙江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改革出手

改革从最容易取得轰动效应而又不至伤筋动骨的措施起手。二王刘柳在顺宗支持下,短时间出台诸多顺应人心的重大举措。

1、二月,罢去宫市和五坊小儿。京师百姓“人心大悦”。

2、同月,罢免大贪官京兆尹李实。

李实这个人不好惹,他是皇族,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,封为道王,残暴贪婪至极。早年,他曾经克扣军饷,引起兵变,但他是皇族,别人奈何不得,也就益发猖狂起来。顺宗上台前一年的贞元二十年(804)春夏,关中大旱,颗粒无收,李实却虚报丰收,竟向德宗报告说:“今年虽旱,而禾苗甚美。”由此,老百姓租税一点不减,逼迫百姓卖房卖地、典押青苗交租交税。有个叫成辅端的艺人编了顺口溜讽刺李实,其中有一首说:“秦地城池二百年,何期如此贱田园?一顷麦苗五石米,三间堂屋二千钱。”李实听了之后大怒,竟然给成辅端扣上“诽谤国政”罪名,用棍子活活打死。前面说到韩愈上书揭露李实遭贬官,也是李实报复的结果。二王刘柳一上台,立即罢免李实,罢去宫市。

顺宗即位之后,下诏历数李实罪状,贬为通州(四川达县)长史(辅佐官员)。诏书一出,“市井欢呼”。众多老百姓袖子里藏了石头,围在道路两边等待这个贪官,李实从后门走小路才躲过一劫。

3、同月,放还宫女300人,教坊女乐600人。家属来宫门迎接时,哭泣声和欢悦声响彻街道。另外,德宗时经常从民间选一些有姿色的青年女子入宫当乳母,顺宗下令禁征乳母,也为百姓除了一害。

4、三月,调整干部政策。德宗执政后期,在干部问题上率性胡来,群臣因微小过失贬逐者,永不起用。顺宗改了这个章程,下令把长期贬到远方的陆贽、阳城等召回录用。陆贽是唐代名臣,声望崇高。他任宰相时因直言,被德宗贬为忠州(四川忠县)别驾(副职,为养老闲职)。阳城也是有口皆碑的正直官员,因提意见贬为道州(湖南道县)刺史(地区一把手)。可惜,顺宗的诏书还未抵达忠州和道州,陆贽和阳城就病故了。

有了这几条,人心振奋,为改革开了个好头。但这几条尚未触动最根本的节点,保守势力不便妄动,因为他们还没有被逼进死角。

改革当然不能就此止步。二王刘柳预感顺宗可能不久于人世,想抓住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,深化改革。这一来,就碰到了宦官和藩镇这两个黑暗势力的命根子,双方逐渐撕破脸。

这一年三月,顺宗任命与刘禹锡关系密切的宰相杜佑任度支、盐铁转运使(最高财政长官),王叔文为副使。朝里谁都看得出来,杜佑实际上是听喝的,王叔文才是掌财政实权的当家人。接着又任命刘禹锡、程异、韩晔、陈谏、凌准为度支盐铁判案(财政长官助理),协助管理财政,其中刘禹锡是主要助手。

改革者掌握财政大权颇有作为,不但豁免了民间对官府各种旧欠,而且停止了正税以外的各种供奉,大力减轻百姓负担。

二王刘柳的改革措施,在朝内外获得诸多好评。

保守势力沉不住气了。他们看出王叔文手里有了财权,就可以交结大臣,交好军队,扎牢改革营盘。于是,一个叫窦群的侍御史首先跳出来叫阵,上书控告刘禹锡“挟邪乱政,不宜在朝。”

这一波攻击,虽然给刘禹锡造成了压力,但当时改革派正在风头上,自然告不下来。这个回合,保守势力碰了钉子。二王刘柳初战告捷,不免头脑发热。彼此之间,互相吹捧是周公、管仲再世,豪壮得意。